

THE SELECTIONS OF



NEW CONCEPT

第十七届全国新概念

获奖者范本作品

A卷



方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主编



THE SELECTIONS OF

NEW CONCEPT

第十七届全国新概念

获奖者范本作品

方达



主编

A 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开: 第十七届全国新概念获奖者范本作品. A卷 /
方达主编.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3

ISBN 978-7-5502-4788-8

I. ①盛... II. ①方...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0629号

盛开: 第十七届全国新概念获奖者范本作品. A卷

作 者: 方达主编

选题策划: 顾夏

责任编辑: 牛炜征 徐秀琴

版式设计: 罗鋈 (@JUUN_L)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9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 15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4788-8

定价: 2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Catalogue

旋转门 /001

伤心马戏院 /陈培芬
0.01厘米 /龚心远
请送我一条长裙 /臧心韵
剧组 /周苏婕

婉约 /029

待闺归 /林丽茹

远方来信 /047

岁月神偷 /曲玮玮
穿林打雨 /万霁萱
人间四格 /一匹马赛克

我和你 /069

滨海札记 /炙荼
流光 /炙荼
泥土 /陈缺
他和它 /陈缺
忘却的童话 /陈缺



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123

藏地密码 /一匹马赛克



卷珠帘 /131

孤岛重洋 /段立文
携梦出逃 /兰振容



雪上空留马行处 /159

马达与我 /陈依妮
寡欢 /炙荼



第三条河岸 /185

一郎跑啊，一郎 /贾彬彬
鱼 /羽西
爱情事故 /曲玮玮
致川 /严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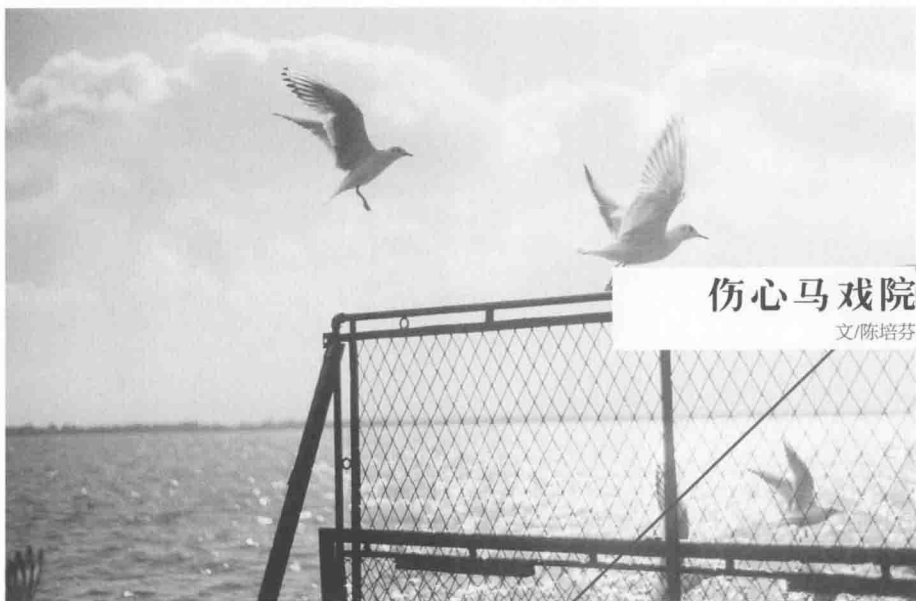
旋转门

伤心马戏院 / 陈培芬

0.01厘米 / 龚心远

请送我一条长裙 / 臧心韵

剧组 / 周苏婕



伤心马戏院

文/陈培芬

我是在秋天快要结束时回到马戏院的。我从火车上下来后就马上发现桐城这么多年依然是绵软无力地走着，而我的改变却具有摄人心魄的震撼性。我和桐城的一切早已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瓷器。这个发现忧伤、缓慢地袭击了我。我的心情与雨后泡在铁轨两侧积水里的落叶遥相呼应着。

认识白虎的第一百天，我发现他的右腿外侧，靠近膝盖的地方长着一排暗红色的疤。这排疤整齐对称，获得了某种形式上的艺术美感，类似于被某种野兽啃咬后留下的印记。

然而白虎并不是所谓的民间艺术家。我在昏暗狭窄的小巷里看着白虎用小刀在右手臂上划了深深的一道伤痕，心里充溢着对未知事件的惶恐。十五年前的白虎全身都流淌着滚烫的希望。“喂。伙计，别害怕啦，我这是为了去你在的马戏院工作呢。”

三天后我在兽房果然看到了白虎，他弯腰清洗地板时，依然可以看见他手臂上那条触目惊心的伤疤。白虎转身看到我时马上放下了拖把，笑容带着狡黠：“我不会告诉你我是怎么成功来做你的同事的。”

我没有说任何话就走了，这个小城到处都是化工厂，天空总飘浮着随波逐流的灰云，到最后桐城的人也跟着灰云一起随波逐流了。没有多少人会像白虎一样拿出五颜六色的表情和情绪对付生活。

那时候我苦熬了三年当上驯兽师，人们没有办法想象马戏院里动物们一出出精彩绝伦的表演需要花费驯兽师多少心血。我挽起裤脚，在右腿外侧靠近膝盖的地方看到了与白虎那块地方大同小异的疤。这是我刚开始当驯兽师的那一年，某只血气方刚的猴子留给我的纪念品。

所以我可以想象一年后白虎升为驯兽师时我目光里的火光有多么旺盛。现在的我重新站在桐城的水泥地上，在为马戏院可以生存这么多年的顽强毅力惊叹时，也为自己当时因为白虎的事终日萎靡不振而感到懊悔和羞惭。

十四年前的白虎在知道自己当上驯兽师后脸上的表情是波澜不惊的，这让当时的我困惑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困惑消失后的第三个月，白虎把家搬进了马戏院里，这成了第二件让我更为困惑的事情。

白虎每次与我照面时，都要先吹几声口哨，接下来的话语就五花八门了——“伙计，今天有什么好事，得意成这样子？”“小熊昨天下午不听话，挨了我几鞭子。”“雾太大了，走路小心别摔跤了……”

我加快步伐向驯兽场走去，脑海里有个想法正拔节生长。

我走在月色如水的夜晚里，这条小路好像是凭空架起的，走在上面整个人有些飘浮，这让我想起刚来马戏院那年，傍晚时分总来这条路散步，去看兽房里那些寂寞的牢笼。孤独是一条蜿蜒曲折的交通线，没有人知道它会把人引向何方。孤独把我带到这些动物面前，我站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它们此起彼伏的叹息声。

现在我仿佛又回到当初，独自在这条小路上聆听树木的心跳。周围弥漫着一股矫揉造作的宁静，借着月光我看到了兽房里熟悉的轮廓，那是一个穿着宽大工作服的男子，他躺在关着狮子的兽笼旁边，与笼子里的庞然大物相比犹如一个娇小的婴

儿。我因为发现这个秘密而颤抖不已，转身跑着离开了现场。

那个夜晚过去后白虎于我而言仿佛变成了道路上的水洼，我与之照面时总要小心翼翼地躲闪，偶尔在那水洼之中看到欲说还休的神情。

白虎在马戏团里的地位很快超过了我，成为首屈一指的驯兽师。桐城人一辈子都在跟工厂里的机器相识、相爱、相知、相守……马戏院和电影院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想和娱乐。穹形屋顶下灯光迷离，人们像是神佛之下虔诚的信徒，屏声敛息地望着台上的一场场神迹。白虎穿着缀满廉价亮片的服装，指挥着他的部下依次跳过火圈。多重环绕音响传出来的声乐敲击着每一片空气，人们的掌声在偌大的广场里相互撞击，掉在地上都是如痴如醉的赞叹。

我像个木偶一样藏在已成疯魔的观众之中。

中场休息时白虎换上了一身白色的紧身衣，脸上的笑容依然玩世不恭。他经过我身边时呼出的热气像小虫一样搅得我耳朵呼呼地痒：“伙计，那个夜晚真谢谢你。”

他离开后台休息室时，我才反应过来他指的是什么。白虎躺在兽笼旁柔弱的姿态在我脑海中变成了一只瓦数不足的白炽灯。

穹形屋顶下的掌声又一次拥有了灵魂，在空气中肆意飞扬着。白虎在广场高空中的钢丝上踮起脚尖，俨然一个专业的芭蕾舞演员。他高昂着头，踩着钢丝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一副即将赶赴刑场的姿态。我这才发现我以前是多么自命不凡，白虎在马戏这方面简直是个天才。

天才所有跟异教徒一样的行为都可以被世人原谅。

后来某个寻常的夜晚，我再一次踏上那条通往兽房的小路。寒气渗入我的骨髓，让我在那个夜晚产生一种蛮不讲理的豪情。我顺着凉津津的月光走向了兽房，窗棂摇摇欲坠，似乎一不小心就会跌落一个又一个秘密，白虎和马戏院里最小的几只猴子依偎在一起，像所有母亲在睡梦中那样露出甜蜜的笑容。月光透过树叶和枝

丫，在白虎和猴子的身上切割下盘根错节的光与暗。我忽然想起前段时间白虎向班主提议为猴子们辟一片小树林。我像扫描标码一样扫描着白虎和猴子，发现白虎腿上的伤疤在月光的辅助下越发显得鬼魅。

这个夜晚的再次发现让我伤心，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那些莫名其妙的伤感总是在我心上潮起潮落，影影绰绰。因为我明白我与白虎之间的差距只会随着时间的冲刷越趋遥远，我永远没有办法成为最杰出的驯兽师和马戏表演者。

因为这个残酷的事实，我变成了一个偏执的雕塑师，运用所有心机，锲而不舍地雕刻着我和白虎的友谊。那时候白虎完全成了我手中的纸板，我蘸着话语的墨水在上面胡乱涂鸦，随心所欲，直至把这块画板变成佩戴在我生命上的勋章。

“我们还是到杂物室去吧。搞不好它们会伤害你或大吼大叫的。”

白虎和我在杂物室里絮絮叨叨，头顶瓦数不足的白炽灯扑棱着明明灭灭的光，使我们两个人的脸都很难被看得真切。白虎脱了上衣和裤子，给我展示他身体上形状和大小各异的伤疤。我刚来马戏院那年的经验告诉我，这些伤疤其实都是动物们啃咬后留下的牙印。他把自己的身体作为那些苦难的博物馆，如数家珍一般，又把他右手臂上的刀痕展现在我面前。

“当时我轻轻地划了自己的右手臂一刀，跑来马戏院威胁班主让我留下。”他的笑容镀着清辉，“谁叫桐城的马戏是最有名的呢？”

我注视着这些蕴藏在他身上的宝藏，知道它们聚积起来后就成了他身体上的一个器官，白虎的生命不能没有它们。

那一年的夏天将至时，班主为了庆祝马戏院的二十周年纪念日，要求马戏院的所有人必须齐心在冬至那天弄出马戏院建成以来最有震撼性的一次表演。班主的目光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不断跳跃着：“外面的人总拿斜眼看我们这一行。如果你们这次做不好就是帮着别人砸自己的脚刮自己的脸皮子。”

班主说完那句话的第二天，我就像白虎一样搬到了兽房旁边的杂物室里，晚上

再去兽房和动物们一起睡。直到后来离开了桐城，我依然为自己当初东施效颦的荒诞行径脸红不已。白虎劝诫我的时候我失手推了他一把，那时候我因为自尊和梦想，浑身都是熊熊燃烧的三昧真火。

我知道只有像白虎一样逐步取得动物们的绝对信任，才能在表演中达到让观众忘乎所以的效果。兽房里不同的房间住着不同的动物，从前后两个窗棂望进去只能看到狮子和猴子的房间。我回想着那些夜晚白虎创造的奇迹，干瘪的希望马上湿润起来。

我第一个看上的是那几只瘦骨嶙峋的猴子，我相信之前的训练和相处已经让我们之间的信仰和情谊难以割舍。最开始的几个晚上风平浪静地流逝了，直到半个月后，一只白天被我鞭子抽打过的顽猴在我递香蕉时龇起牙齿，露出狰狞的神情，我才发现这件事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刹那间我忽然明白了白虎为什么这样重视他身体上的伤疤，它们都是他艺术生涯中得意的作品。

立冬的前半个月，白虎在医院里走了一趟鬼门关。他本来就是瘦小的人，从病房里出来时身体更是单薄如纸片了。白虎在医院里把围绕在他病床前的人都细细扫视了一番，却没有蛛丝马迹可以证明谁是向他下毒的人。我看见白虎的眼神顿时暗淡无光了。他的呼吸在急促地打鼓，掉落在地上的呻吟声都凝固成灰色的恨意。

每个人的生命中总会有一些被束之高阁的谜团。

白虎出院后马戏院又回到以前欢乐轻松的氛围里。冬至那天的表演是由白虎操刀的——依然是他最擅长的空中走钢丝，只不过这次在走完来回六趟的长钢丝中，他在上面利用口哨指挥底下的动物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比往日更精彩的表现。羊蹬花瓶、猴子拉车、老虎钻圈……班主的眼泪早已无声无息地滴落下来。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掌声是有生命的，它们繁殖成无数天兵天将，一下子就拥有了惊涛

骇浪的力量。

没有人会怀疑他瘦小的身体也许在下一秒就可以飞出马戏院。

那场轰动整个桐城的表演结束后，白虎请我在大排档喝了热气腾腾的狗肉汤。他穿着一件灰旧的也许是父辈留下来的军大衣，嘴唇冻得像他中毒那天一样满是乌紫色，却整个晚上给我讲着不搭边的笑话。语气嬉皮不减昨日。

我站在马戏院的后山上，这里跟多年前相比萧索了不少。新土裸露着，看不到任何树木的踪影，一切都是长久岁月留下的遗迹。我的思绪又纷纷扬扬地抖落下碎片。当年我和白虎第一次到这里时，并不知道有些树木之间隆起的坟堆在昭然若示着什么。那天白虎的脸上蒙着少有的灰白色的忧伤。“陆平，”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地喊我的名字，“半个小时前金儿死了。”

金儿是白虎最疼爱的猴子。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未置一词。我和白虎就这样一路无言地走着，直至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我拉着白虎在一棵榕树后隐匿起来，看到马戏院的清洁工人老冯提着一个麻袋走到一块挖好的土坑边上，他松开麻袋，用手一抖，金儿的尸体就掉进去了，他眼珠子转溜着，确定四周没人后手中的铁铲开始工作起来，泥土落下去的沉闷声响久久飘浮着。

白虎握紧了拳头：“这未免太残忍了。”

老冯走后白虎马上跑到埋着金儿的土坑前，用手刨开泥土，脸上带着异乎寻常的焦虑。他把挖出来的金儿抱在怀里，向山下跑去。

我一路跟着。

这是一座隐秘的房子，吸足了营养的枝丫若无其事地把头伸到窗户里，把阳光都过滤了一遍。窗户和墙壁上的树影像一些隐晦的符号，潮湿的植物气味纠缠着房子的每个角落，我感觉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遗世独立的秘密禁地。

我在初春的微凉中看到了一些似乎是活着的却一动不动的动物。

“这些都是我做的标本。”

药水的刺鼻气味争先恐后地攻击着我，混杂着某种细微的腐朽味道。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动物的标本，下面贴满了一排排写着性别和采集地点的标签。标本身上栩栩如生的气息直愣愣地朝我扑来，震耳欲聋。我甚至可以在这丛气息中听到它们活着时各异的叫声。阳光透过枝丫和树叶在书架上狂舞，仿佛这群精灵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们生存的地方。

白虎专注的样子让我一直屏声敛息，生怕扰乱他身边的每一寸空气。他的声音像窗外的枝丫突兀地伸到我的耳畔：“做动物标本防腐处理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的步骤就更复杂了。这世界真是什么事都可以发展为一门艺术。”

他的檀木桌子上摆放着解剖刀、药液、镊子、骨剪、棉花、玻璃义眼、电钻……我知道明天我就可以看到金儿凝固成永恒的样子了。

窗外下起了瓢泼大雨，乌云一下替代了阳光。窗口那朵含苞待放的栀子花就像我此时欲言又止的嘴唇。白虎把制作标本的所有事项耐心地跟我解说了一遍，我说给动物做胸部压迫可真是残忍啊。

他的笑容依然是大方的：“这你就不明白了。马戏院里的动物跟我亲近是因为我是真的爱它们。只不过我的爱不是大多数人理解的那种。”他的笑容居然羞涩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做猴子标本时，我……我把它绑住了做胸部压迫时它的眼泪流了出来，后来我见过很多不同的眼泪。它们眼神里没有任何害怕，你明白吗？我看见马戏院里的人每天折磨它们……也不枉费我身上每次出现咬痕时忍受的剧痛了。”

接下来的几天潮湿难耐，我在床上听着雨水的声音，挽起裤脚，纠缠不清的痒就从小腿外侧的伤疤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我和白虎的名气跟马戏院的名气一起日益增大——我已经实现了最初认识白虎时的愿望，成了杰出的驯兽师和马戏表演者。然而当我成为台下的观众时，我

发现我的表演跟白虎相比依然缺少一种动人的力量。马戏院的后山成为了我和白虎的秘密基地，老冯埋葬动物时，如果白虎发现得早，就会把它带回去制造成不朽的风景。

我曾以为属于我和白虎的岁月可以一劳永逸，把所有悲戚欢喜融在一场场表演之中。在我独自离开了桐城后，阴雨天回忆往事时我才赫然发现那段日子白虎的身上其实笼罩着一股前途堪忧的忧虑。

白虎失踪半个月后班主找到我，把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标本放在了我的面前。那一刻我感觉有颗炸弹在我头顶炸响。

“我终于查到白虎是怎么失踪的了。”班主转身时我才发现他早已泪流满面，“这个标本你一定认得吧？听说白虎在外面的房子里有一百多件这样的标本。当时我不愿意收他进马戏院就是觉得他来历不明。现在谷城的马戏院都找过来了呀，他都没有跟我告别一声就消失了……那些标本，他要用多少动物的身体啊，他怎么会那么傻……”

我离开桐城时带走的唯一纪念品只有金儿的标本。每个阴雨天伤疤上的痒依然会细细地啃咬着我，这时我就会想象白虎在床上跟我一样隐忍的表情。我去过谷城的所有马戏院，但没有人听过“白虎”这个人。找到最后我甚至怀疑班主的话，怀疑自己经历过的那段黄金岁月是否存在过。

风声是嘹亮的，人行道旁飘零的落叶跟我的回忆一样，都是一些不堪卒读的章节，桐城的天空满是粗制滥造的灰云。我坐在昔日生活过的马戏院里看表演，一个美丽的女演员在走完钢丝后获得如潮的掌声，她的谢幕动作没有白虎优雅。

0.01厘米

文/龚心远

“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厘米，57个小时之后，我爱上了这个女人。”

这是《重庆森林》中的一句台词，“0.01厘米”代表了两个人注定相遇又必然会擦肩而过的距离。这个数值，就像王家卫电影中出现的符号化的日期，它仅仅是在抒情。

或许我们呼吸的是同一片天空的空气，或许我们每天走着类似的轨迹，但是我们可能没有交流过。你不知道其实你每天都要和一个人相遇七八次，你借走的那本书是他今天早上还回来的，你们曾用同一个碟子在不同的时间在某个餐馆吃饭，你们的下班时间只是相差了半个小时，但是你们对彼此一无所知。或许你们的距离曾经近到过0.01厘米，熙熙攘攘的公车上，摇晃着贴在一起，却也只是理解地相互微笑，下车之后，淡忘身边萦绕的气息。

或许我只是这个城市行色匆匆的游人，你可能却安详地在这里度过半生，我们跨越过距离与时间见了一面，便一见难忘。你在惋惜，他为什么走得那么急。他的

手表在无奈，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们的相遇，只是一个概率事件。或许我们的人生自此就再无交集，当你沉寂下来，你会莫名地想起那张容颜，但是也仅仅是好笑地摇摇头，然后整理衣冠，去赴女朋友的约。或许我们会在其他地点其他时间再遇见，但遇见又能如何？我们曾经离得很近，但是谁也没有把握可以将这0.01厘米化为零。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你的完美爱人，他符合你的一切标准，重要的是，你也是他的百分之百女孩。但是你不一定会遇见他，或许你出生在江南烟雨的小镇，他却在白雪皑皑的高原。或许他的脸颊上已是岁月风尘，你却稚气未脱，白衣飘飘。隔着遥远的时空，你们的心近得只有0.01厘米。但是这也是距离。

佛说的三千年一擦肩三万年一回头三亿年一同床什么的还有待考证，我们不能奢望上帝掷出的硬币永远朝着你希望的方向。你可以跨越一千万光年去到她的身边，你也可以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你们擦肩而过的距离。但更重要的是，将你面前的人拥入怀中，贴近她的脸颊，告诉她你有多么爱她。未来，之所以令人着迷是因为它的不可知性。我们需要一些距离，一些遗憾，一些错过，一些素不相识。这些，都是教会你什么是最珍贵的、什么是该珍惜的。

哪怕这距离只有0.01厘米。

请送我一条长裙

文/臧心韵

亲爱的，如果有一天我只能够成为你们脑海里一个隐隐约约的图像，那它一定是那样的：我穿着长裙，风吹进裙摆，于是那些层层叠叠的布料就像花朵一样绽开了。记住，一定要是这样，哪怕你们已渐渐将我忘记，哪怕我从不曾拥有一条裙子。

这一整个夏天，我始终穿短裤出行，走很远的路去见苏榭。身上总是一层汗，就像永远逃不掉夏天的笼罩，那时候夏天是绵长的过不完的。

我和苏榭见面，但又都不知道为何见面，于是我们走来走去，说毫不相干的话，我认为我们反而更像是朋友而不是恋人了。我想苏榭也知道，但我们又都舍不得这样一个夏天。

苏榭从来只穿长裤，哪怕是夏天也从来如此。我和苏榭相恋的时候是个很胖的女孩，但他仍喜欢我，莫名其妙，就像我们两个人一样。直到现在，苏榭仍穿着他的水洗牛仔裤，而我还是持续着肥胖。因此我盼望着拥有一条像样的长裙，长过脚踝，必须用柔軟的布料制成，遮挡住我全身上下所有透露着不美与残缺的地方，剩